

李晓龙 著
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
延期开庭
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延 期 开 庭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延期开庭

李晓龙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延期开庭/李晓龙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
ISBN 7-5006-5599-1

I. 延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6103 号

责任编辑: 叶施水

绘 图: 唐凤鸣

平面设计: 高海军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http: // www. cyp. com. cn E-mail: shishuiye@sina. com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49126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北京市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 × 1168 1/32 15.75 印张 350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,000 册 定价: 24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 8403965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追求真实(代序)

谭谈

孟子曾经说过：“鱼，我所欲也。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。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上》）在这里，孟子告诉人们一个道理，这就是志士仁人必须舍生取义。什么是义？依我看来，义就是人生真谛，就是生活的真实。阴谋和虚伪绝对不是义。

长篇小说《延期开庭》的主人公郝长春是一个法官，他在审理一起涉外案件中，是去追求一种真实，即查清事实，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。然而，在调查案情过程中，他却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阻挠。有来自坏人的，也有来自好人的；有来自个别领导的，也有来自不明真相群众的。他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，甚至是血的代价。如他母亲病故，女儿遭劫，朋友遇害，未婚妻被人夺走，他本人也被诬陷入狱，受尽磨难……如果他不办理这起案件，或者在办案时随波逐流，不去执着追求真实的话，也许这些厄运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。然而，强烈的使命感和职业道德，使他下定了“舍生取义”的决心。他凭着“生不苟得，死无所避”的坚强信念，克服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最后在许多见义勇为者的支持、帮助下，终于查清了全案。从而使正义得到伸张，善良得到保护，邪恶得到惩处，他自己也赢得了真挚的爱情……

中国有句俗语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”一切善良的人尽管历尽折磨和苦难，但最终是会得到好

报的。小说中的刘仁甫、徐正良、刘如霜、李然等人的结局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同样，一切作恶多端的人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小说中的章南、曹树标、余伯涛之流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，然而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，身分如何的显耀，最后还是被杀的被杀，被抓的被抓，没有一个善终。正所谓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不妨也可以说是一个严酷的真实。

《延期开庭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也突破一些旧框框，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讨。如司法要不要独立，公民私人的合法财产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爱情是否包含着同情和责任……诸如此类的问题，作者并不是用生硬的说教进行论证，而是通过叙述故事的方法让人们去思索。在文章的结构上，小说采取每章一个引题，每题一段提示，每段故事的结尾留下一个悬念，让你不忍释卷，直到把它看完为止。

我认识本书的作者李晓龙先生，是在一九九六年夏天。那时，和水运宪、蔡侧海、梁瑞郴等几个作家到湖南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县去调查、采访，当时他就在那个县任县委书记。他放下手里的工作陪了我们几天。我们很投缘，不但一见如故，谈得火热，而且日后就不能忘怀，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文如其人，看了他的小说，就好像看到他朴实无华、幽默风趣的个性。他邀我作序，我当然欣然命笔。

但愿该书能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2003年12月于长沙

(谭谈，著名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湖南省文联主席。)

目录



第一章 董事长被袭 [001]

江州化肥厂与(美国)仁和公司因购销一套化肥生产主机设备发生纠纷,正当双方争执诉讼之时,仁和公司董事长刘仁甫突然被人偷袭受伤,昏迷不醒……

第二章 暗流 [027]

化肥厂的一些工人听说法庭延期审理案件,纷纷到法院静坐、吵闹,这时化肥厂的一名副厂长与法院的两名审判人员暗地往来……

第三章 不速之客 [045]

郝母身患重病,住院治疗急需三十万元。正当郝长春为筹措治疗费焦头烂额之时,有一人突然登门拜访……

第四章 圈套 [074]

郝家的远房亲戚邓百万愿借三十万元给郝母治病,谁知

借钱后竟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第五章 别墅遇险 [089]

法庭传唤韩健出庭作证,可是韩未到庭。正当郝长春寻找证人并发现重要线索时,却被人击昏倒地……

第六章 诬陷 [113]

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将郝长春逮捕,他的未婚妻欧阳芷若也因种种原因投入到别人怀抱……

第七章 监房遇友 [136]

郝长春被关进看守所,受尽了磨难。患难之中,他结识了一位生死之交。

第八章 狱中患病 [157]

郝母病情日益加重……而这时,郝长春在狱中也身患重病……

第九章 强行宣判 [183]

周定海到中央党校学习,曹树标趁机开庭,并强行宣判。郝长春在受审的法庭上,利用“证人”的证言矛盾,据理力争,使得诬告者狼狈不堪……

第十章 乐极生悲 [205]

因为胜诉,江州的一批人物趁机升官。然而,就在他们庆功狂欢之时,一个家伙竟死于非命……

第十一章 我要工作 [224]

郝出狱后要求院里安排工作,可是曹树标百般阻挠。郝长春是等待组织安排,还是自谋生路呢?

第十二章 歌舞厅凶案 [243]

经过侦查人员的努力，楚莎莎终于在广东某市被查获，消息传到江州后，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……

第十三章 自杀？他杀？ [273]

正当公安机关将要拘捕刘之高时，他却是一家歌舞厅中毒身亡。是自杀，还是他杀？

第十四章 保护证人 [296]

郝长春与喻大军一同南下寻找韩健。为保护证人，喻大军血染街头……

第十五章 淫魂 [312]

韩健交代出赖三成送给他五十万元的事实。法庭立即传唤赖三成，不料赖却被一名妓女害死……

第十六章 再审 [337]

刘如霜夜访郝长春讨教对策，却被暗恋郝的李然所误会。郝长春再审本案，更是遇到许多麻烦……

第十七章 孤注一掷 [358]

郝长春竭尽全力调查案件真相，章南采取各种阴险的手段对付郝长春……

第十八章 噩梦 [380]

余伯涛整天提心吊胆，夜里也噩梦不断。睡在旁边的欧阳芷茗听到他的梦话后，惊恐不已……

第十九章 营救 [407]

正当郝长春急着出国调查取证之时，女儿慧真突然被劫

持。是让郝长春出国取证,还是营救女儿?周定海对此作出了果断决策。

第二十章 生死搏斗 [430]

畏罪潜逃的章南身绑炸药,与刘如霜、郝长春、徐正良相遇,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……

第二十一章 情深义重 [453]

为慰藉欧阳芷茗受伤的心灵,郝长春决计与她重叙旧情,可是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。

第二十二章 大结局 [472]

李然、刘如霜、欧阳芷茗都深深地爱着郝长春。面对选择人生伴侣这道难题,郝长春做出了圆满的回答。

第一章 董事长被袭

江州化肥厂与(美国)仁和公司因购销一套化肥生产主机设备发生纠纷,正当双方争执诉讼之时,仁和公司董事长刘仁甫突然被人偷袭受伤,昏迷不醒……

清晨,江州这座年轻的海滨城市显得格外亮丽。蓝色的大海,金色的沙滩,鲜花盛开的防护堤沿着海岸伸向远方……市内,一条碧绿的河流蜿蜒穿过城区,直入大海,街道两边的绿树在微风中摇曳着,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矗立在灿烂的阳光之下,一群鸽子迎着晨风在自由地飞翔。

江州化肥厂在江州市东南方向的三十公里处。这里,烟囱没有冒烟,道路、厂房和职工宿舍都显得十分陈旧……原来该厂生产的碳酸氢氨严重滞销,已被迫停产数月。为了寻找出路,他们通过(美国)仁和公司从挪威引进一套40万吨复合肥生产线。

这天清早,购销双方约定在化肥厂仓库验收主机设备。仓库内,十几个工人正在打开主机设备包装,挪威负责安装的几个技术人员在旁边指导。厂长余伯涛、副厂长马志江、赖三成等厂领导以及供货方(美国)仁和公司的业务代理刘之高、业务总监章南等人都在场看着厂质检员们验收。

几个质检员在女工程师陈静的指挥下撕开设备的内包装纸,从外表看,机器设备崭新无损。

陈静十分老练地吩咐质检员打开一台设备的机壳,然后自己亲自去验收。从她紧皱双眉的表情看,设备可能出了问题。接着,她又让质检员打开所有设备的外壳……



余伯涛等人的眼神随着质检员们的动作也紧张起来。验收完毕，陈静走到余伯涛的跟前，将一份验收记录单交给余，十分严肃而认真地对余说：“厂长，所有设备全属报废产品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副厂长赖三成心急如火地冲上去，仔细察看打开的设备。

余伯涛看着记录单，牙关紧咬一声不吭。化肥厂的员工看到厂长铁青着脸，谁也不敢作声。

“不可能吧！”这时，供货方代表刘之高也十分紧张地赶过去察看，并操着一口带有浓重香港口音的普通话说：“这，这是怎么搞的呢？这好好的设备，怎么会一下子就变了这个样子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情……”

看了一会儿，余伯涛把验收单交给陈静，然后十分冷静地对挪威的几个技术员工说：“对不起，各位，主机设备出了问题，今天不能验收，请你们回挪威GM公司，将情况报告你们老板，叫他与仁和公司交涉……”

“Why……”几个挪威员工呜哩哇啦地叫着，一时乱成一团。这时，赖三成走到余厂长的跟前说，“余老板，”——赖三成喜欢这样称呼他们的厂长，“我建议立即通知财务科，凡是与仁和业务往来的业务一律停止！”

余伯涛紧皱着双眉没有吭声。

“等等，”仁和公司业务总监章南急忙走过来说：“余厂长，事情还没有查清之前，不必停止业务往来吧？”

“不行！”赖三成连忙打断章南的话说，“如果再有业务往来，我厂将会受更大损失！余老板，我这就去通知财务科！”

还没有等到余伯涛答话，赖三成已转身走了。

“这，这……你们化肥厂怎么能够这样子搞呢？这不是不给我们公司面子吗？”刘之高埋怨道。

余伯涛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对副厂长马志江说：“老马，你管

生产，又管质量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”

马志江想了想说：“问题可能比较复杂，我建议将所有的设备一律封存，请供货方代表不要离开现场，同时通知仁和公司董事长刘仁甫刘老先生马上到现场验货。”

“好吧，就照你的意见办！”余伯涛认为马副厂长的话很有道理，便对刘之高和章南说：“刘先生，章先生，对不起，贵方提供的设备出现了质量问题，按合同和国际惯例，我方不能签字，当然更不能付款，请你们立即通知贵公司董事长刘仁甫先生来吧！”

章南见状立即上前说：“余厂长，这种事情是不是先不必惊动董事长……”

“不行啊，章先生，主机设备价值一千二百万美元，不是你我之间能够商量好的。请你们务必通知贵公司的董事长来处理。”说完，余伯涛转身就走了，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马志江说：“马副厂长，你留在现场等仁和公司的董事长来，我还要到市里开会。”

章南示意刘之高再去找余伯涛商量，但余伯涛已经走了很远了。

“喂，喂，余厂长，余厂长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喂，余……”望着余伯涛远去的背影，刘之高喊了几声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在仁和公司董事长的接待室里，刘仁甫和余伯涛正面对面地坐在谈判桌前。仁和公司方还坐着财务总监徐正良以及章南、刘之高等人。化肥厂方坐着赖三成、马志江和陈静等人。

这间接待室装修得十分豪华，洁白的桌布，进口的真皮沙发，提花的窗帘一直垂到地下，一幅精美的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油画挂在墙上。

接待室里双方唇枪舌剑争论了很久。



“余厂长，咱们不要争了好不好？”刘仁甫先生有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古铜色的脸庞。今天，他显得有点激动，轻轻地敲着桌子说：“你只要把你的业务员韩健先生叫来，问题就非常清楚了。因为购进这套设备，他自始至终在场，而且您本人和陈静小姐也到挪威亲自看过货，这好好的设备怎么运到江州化肥厂就变成了报废产品呢？”

“刘先生，您老用词要准确哟！不是设备运到江州化肥厂就变成了报废产品，而是贵公司把报废设备运到了江州化肥厂！”赖三成抢先站起来说。

“老赖，不要激动，让刘董事长把话说完，有理不在声高嘛。”余伯涛三十五岁，白皙的脸，讲话温和而很有分寸。

“我没有什么说的，请您把韩健先生找来对质吧！”刘仁甫用几个手指敲着桌子说。

“韩先生是我厂聘请的挪威语翻译兼业务员。他只负责翻译和押运，产品质量他并不负责，货运抵后，他就辞职了。再说，我们双方签订的合同是货到江州化肥厂才验收付款。所以，韩健先生来不来都无关紧要。”副厂长马志江接过刘仁甫的话说。

“怎么说无关紧要呢？”仁和公司的徐正良接过马的话说：“韩先生一直跟着这批货，他最清楚这批货的情况，再说，设备装船前，他还在提货单上签了字！”徐正良三十岁左右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显得很斯文。

“提货单上只是标明了设备的件数，而没有说明设备的质量，更不代表他将设备验了收，因为购销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质量验收必须到江州才能由专门的质检员进行……”马志江不慌不忙地说。

“关于这一点，贵方业务代理刘之高，刘先生最清楚，对不对，刘先生？”赖三成接过马志江的话，微笑着，望了一眼坐在

刘仁甫旁边的刘之高。

“合同上是这样子写的，不过……”刘之高一时想不出确切的话来。刘之高三十八岁，细眉，厚嘴唇，穿着一件大花的衬衫。他本来是个孤儿，是刘仁甫的哥哥从孤儿院把他领回家养大的，所以也姓刘。后来，刘仁甫的哥哥又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。这样，刘之高便成了刘仁甫的侄女婿。刘仁甫到大陆投资，也就把他带到了江州。购买这套设备，刘仁甫委托他代理。刘之高的老婆定居香港，没有跟来江州。

“不过什么？刘先生，我听说您从设备装船到运送回江州也一直跟着这批货。您是刘老先生的亲侄，是刘老最信得过的，我相信，您不至于在途中偷换这套设备吧？”赖三成马上接刘之高的话问道，而且两只眼睛盯着刘之高不放。

刘之高把头扭在一边，不敢面对赖三成。

“刘先生，您怎么不说话呢？难道真的是您在途中做了手脚？”赖三成紧接着又问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这样子说话！我刘之高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能……再说，货船从北欧出发，就没有在什么地方停泊过，一直驶到江州码头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……”过于激动的刘之高讲得唾沫飞溅。

“哈哈……”赖三成突然大笑起来，“其实，我也是开个玩笑，之高先生您又何必认真呢？”

“赖副厂长，您这个玩笑，我可担当不起呀！难道您还不知道这套设备的价值吗？总共是一千二百万美金呀！这个美金不是人民币，折合人民币就是一个亿呀！我抵得起吗？”

赖三成也用几个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说：“说得对，您刘先生抵不起，我们江州化肥厂也抵不起呀！近亿元的设备，全是报废的，我们厂怎样向国家交代呢？人家会讲我们几个鸡巴厂领导是吃干饭的！”赖三成，四十七八岁年纪，秃顶，嘴里镶

着一颗金牙，举止横蛮，说话粗野。

而这个时候，余伯涛却紧闭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

“余厂长，讲话总要凭良心吧？”刘仁甫见余伯涛不说话，便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：“当初，贵厂没有预付一千万元美金的能力，要求本公司去挪威订货，只给本公司两百万元人民币的订金。本公司看在贵市吴强书记多次登门拜访的面子上，加之我本人也是江州人，愿意为家乡出点力，所以才以一千二百万美元成交，由我方从挪威GM公司订购四十万吨复合肥生产线的主机设备供给贵厂。本公司除给GM公司付一千一百万美元的货款外，还要承担运费、差旅费等费用，就连你们去欧洲考察设备的经费也是从本公司开销。实际上本公司已无什么利可图了。古人云：与朋友交，可无信乎？我刘仁甫这一辈子，最讲究‘诚信’二字，我答应了吴强书记的事情，就是亏本也干。可是，如今贵厂却翻脸不认人……”

“不不，刘老先生，你弄错了，”马志江接过刘仁甫的话说，“绝非本厂翻脸不认人。我们余厂长也是一个讲信用的人，如果设备合格，本厂绝对按合同马上付款30%，三年内一千二百万美金全部付清，三年的贷款规模，我厂已批下来了，这您也是知道的。可是贵公司供给我们的是报废设备，难道要我厂用一千二百万美元购买一套报废产品吗？如果真是那样，我想，刘老先生的良心也会不好过吧！”

“你们……好好好，我现在不便与你们争执，”刘仁甫摆了摆手说，“这事还是等吴强书记回来再说吧！”

“吴书记出国考察要一个多月才会回来。可是目前我厂工人坚决要求贵公司退回两百万订金，同时赔偿我厂因建厂房购置附属设备等所耗费的损失三千五百万元！我们几个是代表全厂职工来与贵公司谈判的。如果今天贵公司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，我们几个人回去怎么向全厂两千多职工交待呢？”

赖三成拍着胸口，又用手指了指化肥厂来谈判的几个代表说。

“什么？你们……你们还要订金，还要我公司赔偿损失？而且还要三千五百万？你们，你们这……”刘仁甫气得浑身发抖，不由自主地站起来，颤抖的手指着余伯涛几个人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“刘老先生，”女工程师陈静冷静地说，“我看这事，您老先不要着急。我们也不是说贵公司故意卖给我们假设备，万一生产方GM公司的问题呢？咱们两家可以共同起诉GM公司……”

“不不，陈女士，您不知道，GM公司在全世界有上千亿美元的资产，平时业务往来是最讲信誉的，他们不可能为这一千一百万美元而失去信誉。再说，我公司一直派人守在GM公司，从设备出厂到包装，直到装船，本公司业务员和聘请的技术员都要验收签字，白纸黑字，有案可查，即使是与GM公司打官司，我们也只能是败诉！更何况GM公司老板汤姆斯先生是我多年的至交，我们之间做生意已不下十回，回回成功，我相信这一回他也绝对不会害我。”刘仁甫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唉！刘老先生，这就是您太老实了。如今市场经济谁不吃谁？您心肠好，可人家未必心肠好，是不是？俗话说：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呀！咱们还是防着点好！”赖三成忍不住说道。

“我与汤姆斯先生已经有十几年的交情，上亿美元的生意，也做过不少，一直没有出错……”刘仁甫对赖的说法不以为然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这次设备全是报废产品呢？”马志江插言道，“是不是通知GM公司来人看货？”

“通知GM公司来人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们与我们手续非常完备。GM公司肯定不会承认这批报废产品是他们公司生产

的。”仁和公司业务总监章南十分沮丧地说。

“设备运到你们厂的仓库过了一个晚上,为什么当晚不验货,而要等到第二天早晨?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。”仁和公司财务总监徐正良说。

“徐先生,你这话我们厂可担待不起哟!”赖三成接过话说,“贵公司的业务代理刘之高先生从卸货到进仓,一直待在现场。再说,等到第二天验货,也是刘先生自己提出来的,不信,你们可以问他。相信他不会说假话吧!”赖三成说着,又用眼睛盯着刘之高。

“我……我还不是考虑晚上到货验收,影响质量,是不是?阿叔,天地良心,我刘之高一生效忠仁和公司,就是粉身碎骨这个心也是,也是甘的……”

“行了!”刘仁甫用力拍了一下桌子,止住了刘之高说话,然后转过脸来对余伯涛说:“余先生,如果咱们两家在这里谈不成,是不是在法庭上见?”刘仁甫几乎是咬着牙说。

“董事长想打官司?”余伯涛微笑着,问了一句。

“唉!我也是走投无路了。”刘仁甫仍然咬着牙说。

“其实,出了这件事,我也和您一样,心急如焚。”余伯涛心平气和地说,“可是光着急又有什么用呢?昨天晚上,我想了一夜,这主机设备的问题,如果不是出在我们两家身上,就肯定有人盗换了。”

“什么?!有人盗换?这,……这怎么可能呢?”刘之高大声说道。

“盗不盗换,当然要等公安局破了案才能下结论。所以,我认为,董事长,现在我们要忙于上法院打官司,而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!”

“报案?”刘仁甫紧皱着眉头,一时没有表态。

“对,应当先报案!”马志江也接着说。